

律  
隸  
祕  
書

續東坡志林

老學菴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徙  
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  
祐中陳正字無已爲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  
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  
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爲  
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  
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  
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  
號爲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  
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  
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  
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

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  
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  
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  
爲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  
卿字處卽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  
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  
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

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  
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  
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  
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  
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  
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  
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

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  
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  
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  
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  
柎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  
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  
墨着柎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  
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  
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鑄  
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  
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  
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竝判兗州二公皆

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旣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

不同

鼯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  
又贈司空尙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  
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  
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  
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  
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  
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  
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  
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  
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鄩于  
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

縝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

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  
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  
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  
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  
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  
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  
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

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  
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  
十句其後策題寔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  
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  
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  
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

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  
對時諭之經筵退彈文卽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  
公爲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  
忽曰稽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稽是右相  
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稽是相公鄉人處處爲  
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  
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眞契丹奚

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  
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  
顯擢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  
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  
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  
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  
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  
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  
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  
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黼雖  
昏臥實具聞之旣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  
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悖不三日亦  
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